

请对方品尝。邻里之间虽然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矛盾呀，闹些不愉快的事儿，但大家都不会往心里去。”

管新生：新家给了我“下马威”

和毛时安一样，工人作家管新生也是在幼年时开始工人新村的生活。1954年10月，管新生的家从闹市区的常德路搬到了新造的工人新村——控江三村。“当时这些工人新村都是在城郊接合部建起来的。我记得马路对面就是坟地，还有碉堡呢，周围都是农田。”管新生说。

“我家分到控江新村，是因为父亲是烧电焊的技术工人。当时劳模分完房子之后，就轮到厂里的技术工人了。”管新生介绍，当时控江三村的房子是三角形尖顶的三层楼房，“一楼是水泥地，二楼、三楼都是地板呢。每个门洞基本上一层楼有四户人家，每家房间对面都配备有两个卫生间，其中一个洗澡间，还有一个灶间以及一个阳台。只有两个卫生间，每天早上大家都要赶着去上班，上厕所的时候就会出现抢马桶的情况。不过那时住在一起的邻居之间关系都还挺不错的，这点小矛盾也影响不到啥，现在回想起来呀，那种生活气息还是挺浓郁的”。

管新生印象很深的是，搬家那天他出去玩了，结果在新村里就迷路了。“那个地方可大啦，每一栋房子之间的间距特别宽，不像现在有些房子挨得那么近。到处都是人和一样的房子，我怎么也找不到家了。我记得我家在三楼，是东边第一间，当时还亮着灯呢，可我就是找不到家，跑了好长时间才好不容易回到家。这也算是工人新村给我这个从弄堂房子里出来的居民的一个‘下马威’吧。”

虽然搬了新家，但是管新生和父母、奶奶，还有弟弟都挤在一间14平方米房间里，活动空间还是显得捉襟见肘，有时睡觉都得在桌子上面或者下面。“当时的我们好像对生活也没什么太大的要求，只要能有个地方做事儿



管新生和女儿管燕草。他说，讲好工人故事，也是海派文学创作传统。

就行啦。那时我们这些小孩基本就是放养式的，没事就和附近的几家人家的小孩一起在家门口附近玩，到了中学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有语文、数学这两门主要课程，连外语都不算主课，所以感觉比现在的孩子要轻松很多。”

管新生整个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，生活了二十多年。后来，他还曾在控江七村生活过一段时间。这段生活经历，成为了他之后进行文学创作绵绵不断的素材来源。他认为，工人新村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和发展中留下的烙印，就是两个字——红色，因为这是党和政府专门给工人建造的，也代表了上海工人群体的奋斗精神。而现今对工人新村的旧改和原拆原建，是国家对工人团体关怀与重视的一种延续。

2019年，管新生以长篇纪实文学《工人新村——上海的另一叙事记忆》，勾勒出自己和一代工人群众的酸甜苦辣，文学评论家、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对此评价颇高，认为作品填补了反映工人新村中上海工人团体面貌、探讨工业文明的文学创作的空白，称“缺失工人命运的海派文化是不完整的”。

刘翔：木地板让我有“翻身幸福感”

每当来到杨浦区长白228街坊的上海工人新村展示